

《認識之浪：海象認識論》緒論（節譯）
An Excerpt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Waves of Knowing: A Seascape Epistemology**

卡琳·阿米莫多·英格索
Karin Amimoto INGERSOLL
陳耀宗 譯
translated by Yau-Chong TAN

爲何是海象認識論

對原住民認識論的研究向關於海洋的分析研究揭示：將認識論視爲具有脆弱與變動不居的屬性，與將海洋作爲某種脆弱與變動不居的物象來分析，這兩者之間具有某種同源性。文化與原住民研究向來傾向於將原住民屬性與疆域(territory)相連結，而這「疆域」又主要（儘管不完全是）以土地爲基礎。我的論文透過對夏威夷海洋景象或海象(seascape)的探討，論證疆域所另含的流動性，藉此取得對政治場域(the political)的地緣政治繪圖。當西方支配的、線性的思維模式業已造成當今世界的各種現實，包括大規模的工業化、文化與個體的同質化等，海象認識論一頭扎進海洋，將各種替代選

投稿日期：2019年5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6月18日。

* 摘自：Ingersoll, Karin Amimoto. 2016. "Introduction," in *Waves of Knowing: A Seascape Epistemology*, pp.15-24.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擇向那思維模式潑灑過去。將知識理解為藉由各種理論框架進行的一種恆常流動的互動過程，就是對那些力求定奪各種絕對「真理」的支配性理論敘事發出挑戰。此即海象認識論之宗旨。

海洋景象喚起我們對其作為調適場域(*place of adaptation*)的強烈意象，代表變遷、過程、觀念之內流與外流、反思和事件。水是唯一可呈顯為固體、液體和氣體的化合物，也是酸質和基質(Farber 1994)。水作為一種沒有固定形體的現象具有多元結構，但它從來不曾喪失其特性。同樣地，夏威夷人「在海中存有」(*being-in-the-sea*)的諸種方式超越了物理世界，而涵蓋形而上、精神和感覺的層面，並透過海象認識論創造出各種語碼，將原住民不斷移動的認識與存在意識常態化。海象認識論促成對自我的解讀與認識，這個自我拒絕讓自身的動態特性石化。認同在海象認識論中總是多元的，並且總是處於不斷再創造的過程中。在已然改變夏威夷認識論、由西方的國家建制、資本主義和對生態構成挑戰之發展模式所構成的既成現實中，海象認識論協助調動夏威夷人的身體，使之穿越海洋中的特定時間與空間，而作為不斷移動與協商的存有者紮根於存有之中。

海象認識論立基於東加學者郝歐法(Epeli Hau‘ofa, 1939-2009)的構想，他把海洋重新想像成在「群島之洋」(*sea of islands*)中的連結而不是分隔了太平洋島民的大道。郝歐法提供了一種關於文化、認同和空間的構想，這一構想擺脫了巴納巴與吉里巴斯學者提艾瓦(Teresia K. Teaiwa, 1968-2017)所形容的「不連貫邊界與斷裂性」(Teaiwa 2005: 23)。郝歐法的群島之洋構想拒斥發展「專家」、援

助機構、殖民政府、科學家和特定學者所豎起的障礙，促請太平洋島民重新找回祖先們那將太平洋視為無限可能性與機會之洋的視域(D'Arcy 2006: 7)，藉以解殖我們的心智和重塑我們的認同意識。提艾瓦認為：「郝歐法所述大洋洲諸民族藉由強調遷徙與航海的傳統，強調面對差異時實事求是（即便不是無所畏懼）的取徑，以及強調遠距離親屬關係之維繫，成為了流動、多元和複雜的原住民存有方式之典範」(Teaiwa 2005: 23)。郝歐法的概念不僅讓太平洋認同，也讓太平洋認識論具有流動、多元和複雜的性質。

「群島之洋」概念有助於原住民與特定關於海洋的存有學和認識論——這種存有學和認識論抗拒殖民敘事，並有助於我進一步發展我的海象認識論概念——建立某種連結關係。我是基於這個區域所共有的遷徙與文化交流史，而採納郝歐法所論證的這一連結關係。這一關係也在夏威夷原住民(Kānaka Maoli)中得到表述，他們稱太平洋島民為「兄弟」和「姐妹」，並指稱其他大洋洲國家的生活方式也適用或相似於夏威夷生活方式。不過，我也承認每一個大洋洲國家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語言和地理，不應一概而論。我的論點是，這個區域共享著許多價值觀和願景，而這些價值觀和願景與那包圍並深刻形塑了我們文化的共同大海息息相關。我在對太平洋和夏威夷的理論和倫理觀念進行互換時憑藉的就是這一關係。

在意識到這樣的區域視域會面對本質化問題而遭致批評的情況下，郝歐法如此肯認：「我們多樣化的效忠極為強烈，不至於被某種區域性認同所抹除，而在對全球性主宰者的趨同化力量的反抗

中，我們的多樣性是必要的。對於我們當中必須致力強化祖先文化來抗衡那些看似勢不可當的力量的群體來說，為了收回喪失的主權，多樣性更是不可或缺。」(Hau'ofa 2005: 33-34) 但並非整個大洋洲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同樣的實踐或同樣的力度來擁抱海洋景象。喬莉(Margaret Jolly)指出，郝歐法傾向於把所有太平洋島民與海洋的連結和關係本質化。她寫道：「對他來說，大海深植於島民身體之內，彷彿那是他們乘獨木舟或大型噴射艇遊歷世界時作為中轉通道的流體，是他們所航行經驗之洋的不動的中心。」(Jolly 2001: 419) 喬莉對此觀點提出挑戰，指出當今的許多大洋洲民族，並未在地理上、經濟上和心理上與海洋有所連結。她也挑戰這樣一種觀念，即大洋洲民族皆紮根於土地，並靜止在時空之中和傳統界線之內，而外來者則持續旅行、探索與發展。移與居、路(routes)與根(roots)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種有著辯證性張力的關係。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教授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2001: 470)也提出告誡：在試圖說明如何成為「現代」的一整套方式時，可能會在原住民關於在家與離家、關於「在地紮根與開闊社會空間」之複雜動態的諸種觀念之間，重新建構出二元對立關係。他強調了肯認「尋訪與復返、慾望與懷舊、各種距離與各種差異之實存連結的諸種樣態」的重要性。

喬莉(2001: 422)批評郝歐法對當代「世界旅人」(world traveler)這一概念的頌揚，她認為世界旅人反而是「更加狹隘的——他們通常步踵較舊的殖民路線，而且他們的行程是按全球資本主義的宇宙

觀來規劃的」。她也論稱經濟、地理、國族邊界、離散等因素，已完全阻礙了許多島民的旅行能力。她指出，巴布亞紐幾內亞、所羅門群島和萬那杜的島民並不覺得存在著與海洋的祖傳連結。

鑑於大洋洲諸原住民族在文化、經濟、離散歷史、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多樣性，將大洋洲(或更具體而言，夏威夷)以海洋為基礎的關係本質化，是不負責任和不具生產性的做法。我也承認並非所有原住民族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同樣的實踐或同樣的力度來擁抱海洋。儘管本書將夏威夷人的身體設定在一個可定位的(locatable)空間實踐之中，它並不假定海洋關係是或者不是所有當代原住民族可資進用或熟悉的一種關係。不過，本書確實主張，海洋識讀(oceanic literacy)是對夏威夷原住民的未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種祖傳知識。所有夏威夷原住民的祖先都是以航海方式來到夏威夷群島，因此就心理解殖的目的而言，關於海洋與衝浪的知識概念至少在隱喻層面上適用於所有夏威夷原住民。夏威夷文化總是會輾轉回溯到大海。大海在關於夏威夷藝術、建築、愛情、政治權力、精神意識和血統世系的議題上會被提到。海象認識論即建立在這種關係上，以便為我們當代夏威夷原住民提供探索世界的替代導航方式，不論我們當下身處什麼「地方」(places)。海洋景象或海象這一概念具有超越實體大海的價值。它作為一種原住民論述也告訴我們，如何像那些總是在移動的原住民一般，在身體、文化和知識的層面上穿行於生命之中(Teaiwa 2005)。海象這一概念藉由一種擁抱歷史上與海洋相關之事物的知識取徑，頌揚這樣的「旅行」、成長和變化。

大海這一場域既常在又流動，它總是在變化與移動，就像認同，也像我們的身體。海象認識論中存在著一種本質性的關係，因為它結合了具身的(embodied)和可定位的空間實踐。然而，鑑於知識與實踐固有的流動性，海象認識論又從這一關係中滑逸而出。一如我對身體的界定與用法，我對「土地」(āina)這一概念的界定與用法是流動的。這種移動與變化的概念，以至關於地方與身體的概念，在海象認識論中佔據核心的位置。我意在把海象這一概念擴大為一種關於理論、現實與認同之流動的方法論，以便為夏威夷原住民提供一種手段，藉以尋找穿過海象並通往賦權的具體路徑。

郝歐法指出：「無論海洋多麼浩瀚無比，我們始終是佔地球總人口極小比例的可真正稱為『海洋民族』的族群之一。我們的一切文化從根本上是由我們與環繞我們島嶼社群之大海的調適性互動所形塑而成。」(Hau‘ofa 2005: 37) 海洋隱喻指不斷波動的世界、海象和大西洋這一實體場域中的心智運動和旅行。「水」這一符號提供了彈性與流動性，讓我們航行在可能性之「海洋」的新路徑上。

衝浪(he‘e nalu)以及航海(ho‘okele)和捕魚(lawai‘a)不僅僅是實踐活動，也成為了具有批判性的認識(knowing)與實行(doing)的方式。當殖民敘事決然將夏威夷界定為單純以大海為邊界的固定地理疆域，並斷定夏威夷認同已然確立和凝滯，衝浪這一實踐活動開創了一種針對此殖民敘事的反抗政治。夏威夷學者夏魯拉尼(Rona Tamiko Halualani)將這種對夏威夷認同的社會歷史生產，闡述為藉由對諸島嶼和大海的圖繪呈顯的一種軟性原始主義(soft

primitivism) :

在夏威夷認同被重新修訂時，地圖中的時間性空間和地理再現將外來者「自然地安置」(naturally place)到夏威夷。透過地圖中的指稱與再現過程，一種「被自然地安置」(naturally placed)、影響極大的夏威夷屬性的主體位置被建構出來——伍德(Denis Wood)視此過程為「自然的文化化」和「文化的自然化」。如此一來，人們就必須透過那些原本就已存在之物的「自然」元素（這些元素本身也是社會政治建構物），透過仁慈又安撫人心的海洋和怡人的貿易風與和風，並透過食物和土地之豐盛與富饒（以上這些也的確具備平靜、怡人、慷慨饋贈所有的天然性質），來理解夏威夷人。西方帝國主義藉由將那些「自然的」和「地理的」形象地標示在地圖與圖表上，構想並催生了民族現代空間。此地理學的文化與政治生產接著就被用來自然化英國及其後美國勢力對夏威夷的殖民佔領和為夏威夷人新確立的原始主義。(Halualani 2002: 7)

我在本書中思考海象，因為它所具備的潛能與力量不僅適用於夏威夷認識論與存有學，也足以反抗各種殖民結構。郝歐法雄辯地闡述了太平洋島民為何必須喚醒「我們內在的海洋」——我們靈魂之中始終存在著的海洋，以之作為一股強大的潛在力量來面對殖民敘事。他認為：「大海浩瀚無比，紮根於如此浩瀚之基礎的認同當能鍛煉我們的心智，並在我們心中重新燃起那促使我們祖先去探索未知海洋且使之成為他們和我們家園的精神。」(Hau'ofa 2005: 33) 郝歐法道出了海洋從過去至今在太平洋島民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斷地推動並形塑我們的身體、心智與社會。因此，認同與地方（兩者對「原住民的」至為重要）之間的各種連結並不是靜止的。對夏威夷原住民來說，這種政治和這些時機與互動所圍繞著運轉的核心，是與夏威夷土地——而不是某種與陸地和海洋有著產權

歸屬契約的地理中心模式——的某種具體互動關係。

海象認識論立基於上述概念，並藉由揭示隱藏在水體與陸地之間的各種連結——這些連結呼應原住民的認識與存有方式及其歷史上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生存之道——而為原住民提供一種解殖方法。海象認識論介入某種關於地方的論述，此論述肯認海洋瞬息萬變和動態之構成——海浪從那賦予它生命的水體中被吸上來，而持續不斷地形成與碎裂。此流動之體的每個部分從來不會穩定下來。但在這空間與時間之中，又有一些東西是持久存在的，那就是藉由像衝浪那樣的介入而將大海的集體成分結合起來的各種關係。海象認識論既是動作的聲音，也是其味道和顏色，而將世界連結起來的，是其中某個過程的波動。海象認識論所構想的世界就像學者兼作家卡特(Paul Carter)所闡述的世界那樣，在其中，「決定各種關係的法則獲得重視，各種通道的價值也得到肯認」(Carter 2009: 6)。

海洋因而成為全球團結的隱喻，凝聚並維繫著全人類。郝歐法曾寫到他在1996年10月28日的《時代雜誌》(*Time*)上讀到的一篇文章，作者厄爾(Sylvia Earle)所凸顯的海洋帶給世界的力量與意義讓他深受感染：

大海形塑地球的特性，影響氣候與天氣，穩定那又會降回大地的水分，從而為地球上的河川、湖泊和溪流——以及我們人類——補充淡水。我們能夠呼吸到空氣，要歸功於充滿生命、賦予生命的大海——氧氣在大海裡生成，二氧化碳被大海吸去。[……]雨林及陸地上的其他生物系統固然也很重要，但如果沒有活生生的海洋，陸地上就不會有生命。地球上絕大部分的生存空間，即生物圈，就是海洋——約佔百分之九十七。而並非那麼巧合的是，地球總

水量的百分之九十七也是海洋。(Hau‘ofa 2008: 52)

因此，談論海象認識論，就是在處理不僅僅是與認同、政治和經濟相關，而且是與道德和人性相關的全球及在地議題。面對現代化的問題，海洋成為了必須從區域性政治殖民和全球性生態破壞的角度去處理的日益重要的場域。

2011年3月11日襲擊日本的大海嘯和2010年4月20日發生在墨西哥灣的漏油事故提供了有力的案例，說明人類和海洋之間強大、有時候甚至充滿暴力而深刻影響彼此的關係。當高達45英尺的海嘯衝上海岸時，日本在數分鐘內就失去了2,2000條人命。引發這次大海嘯的是發生在日本東岸外海的9.0級強震（有記錄以來最強地震之一），其威力也引發了車諾比核電廠災變以來最嚴重的核能災害。據《紐約時報》報導，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三個反應爐在局部熔毀後發生爆炸和放射性氣體洩漏，導致放射性物質直接釋放到大氣層、淡水资源和海洋之中。在數分鐘內，海洋便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並把扭曲的鋼鐵與殘骸吸進向西流動的洋流中。反之，日本製造的核能污染也不請自來地流進了海洋。截至2012年5月，據報日本海域的鮪魚仍含有高水平的輻射。《紐約時報》在2014年2月20日報導，多達一百噸的高輻射濃度污水已從損毀的福島核電廠其中一個污水儲存槽洩漏出去。這足以說明，仍有許多不幸事故持續困擾著災害圍阻與清理的工作，也還有數以百噸計的受污染地下水每天流入海洋。

福島核災爆發之前不久，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2010年漏油事故中因為油井中運作著的一座鑽油台在海平面以下一英里處發生爆炸，不慎讓多達1,8400,0000加侖的原油洩漏到墨西哥灣。這起漏油事故一方面凸顯了海洋在面對人為破壞——無數的鳥類、魚類、深海與淺海珊瑚礁、海藻、沼澤地與水草，以及海水本身的分子，都被覆蓋上原油——時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也彰顯了海洋的力量：如同它在日本造成的情況一般，覆蓋著原油的海洋直接影響了墨西哥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人類是無法迴避其與海洋景象的互鎖關係的。在我們持續摧毀海洋——傾倒廢料，污染地表徑流，製造可導致海洋溫度上升而殺死珊瑚生態系統、融化極地冰帽和造成酸化的溫室氣體——之時，海洋也會反撲，在它那既平靜又動盪、既孕育生命又致人於死的鹹水轄域裡，將無數的泳客、衝浪者、航海者、漁民、潛水員及其他進入其勢力範圍的人類吞沒。

夏威夷原住民把海洋視為海神卡納魯亞(Kanaloa)的轄域。卡納魯亞既帶來生命也帶來毀滅，在夏威夷口述歷史中被敬畏為善惡兼具的神。身為大海動態特性的體現者，卡納魯亞來自異地。他與另一位神祇卡內(Kāne)遷出卡希基(Kahiki)之後，像湧向岸邊的海浪那樣沖上卡胡拉威島(Kaho‘olawe，也是卡納魯亞的別名)，從此進入該島的系譜。卡納魯亞給予了群島諸多饋贈；他和卡內帶給夏威夷原住民豬等動物，在群島各地建立魚塘，並常以探水師之名在山後地區為人所知：

「看看吧！」卡納魯亞說道；於是卡內猛然把他那以沉重且

密實的高麥珠子木（kauila wood，學名 *Alphitonia excelsa*）製成的手杖插進土裡，水隨之噴湧而出。他們在魯亞路依魯亞(Lualu ‘ilua)開闢卡納魯亞魚塘，並在考波(Kaupo)取得了柯烏(Kou)之水。[……]他們使甘甜的水流淌於卡哈庫魯亞的威夷希(Waihee, Kahakuloa)、拉奈島的威卡內(Waikane, Lanai)、摩洛凱島的普納柯烏(Punakou, Molokai)和歐胡島的卡威胡亞(Kawaihoa, Oahu)。(Beckwith 1970: 64)

據原住民文化專家庫歐哈(Keoni James Kuoha 2012)解釋，卡納魯亞也與「深淵」、深水和「那看不見但存在的」有關聯。在殖民現實中，卡納魯亞的轄域所蘊含的巨大哲學潛力尤其意義重大。大海力量的振波遠達其優美如畫的樂園圖像之外。它的潛力游移於各種資本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圖像所揭示的事物之間，並蘊藏在許多具備海洋知識的原住民未必看見但感受得到的——「那看不見但存在的」——事物之中。

介入某種認識論，這種認識論提供我們途徑與技能來建構一個以大海為範疇的政治決策空間並與之建立關係，對夏威夷原住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海象認識論這一概念不只是一種藉由海洋識讀來進行的對海洋的文化再現；對夏威夷原住民來說，它成為了一種藉由互動形塑而成的認識與存有方式。在本書中，海洋景象並非只是透過特定的夏威夷濾鏡予以再現；海洋在這裡還涉及某種認識論。海象認識論乃是作為一種互動式與具身式的存有學，即作為一種對形而下與形而上之事物同時展開的動覺式(kinesthetic)介入與解讀，而演變發展，藉此為原住民開啟替代性的認識觀。

舉例來說，在衝浪時，我具備與生俱來的能力來反思作為霸權

語言的知識生產，因為我的海洋識讀能力位居支配性識讀能力範圍之外，它能藉由我的身體在呈直角或斜角快速而流暢地滑行時的姿勢及其對地心引力的抗拒，使既成結構發生位移，從而與之構成反差。我的識讀能力與我擅長「流暢地」操縱衝浪語言而能夠站立在衝浪板上馭浪而行無關。我的識讀能力珍貴之處在於，它提供我一種方式，讓我能夠將自身固定在海洋（以及生命）的波動之中，並從中穿過。這一知識取徑藉由作為一種歷史性機制的大海，來重新構想認同。大海能提供肉身和心理的解殖，前者藉由肢體姿勢達成，後者則是透過協助我重新思考何謂當代夏威夷認識論，並重新評估知識如何生產與傳授，而得到實現。在夏威夷存有學藉由衝浪展演進行編碼之際，或與之相反，在那些業已透過發展而局部重塑此群島的（新）殖民結構與思想世界對它進行過度編碼之時，同時有使之活化和使之失能的政治律動在其中運作著。

原住民衝浪者可以成為一個美學主體，它在海洋時空中的運動表達了某種存有學與認識論，藉之反抗那深植在美國移住民認知裡的商品化意識。我的作品從微觀層次（身為夏威夷原住民衝浪者的自傳式民族誌體驗）和宏觀層次（對所收集口述歷史、文本、詩歌和藝術品中的夏威夷海洋知識的民族誌再現）組構了一種夏威夷的原住民海洋敘事，藉此對比夏威夷人對其地方的存有學體驗，和夏威夷作為商品化之地的經驗之間的落差。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在一個充滿生態破壞與疏離和（新）殖民干預的時代裡，透過與海洋的動覺式互動，認同如何藉由身體動作與想像，並與那些尊重地方智慧與記憶的場域相結合，而得以解構與重構。身體為自身創造的那些

感覺運動路徑參與到海洋識讀之中，對特定海洋空間進行具身性的「閱讀」與「書寫」——對夏威夷原住民來說，這樣的海洋識讀乃是情感性、哲學性與精神性的修復運動。

雖說這其中的洞見開放予任何具備海洋知識的人，例如居住在美國加州聖克魯茲的一名終生從事衝浪運動的蘇格蘭裔美國人，但鑑於其所能為其承受殖民遺產的本土民族帶來的助益，海象認識論特別為原住民政治所關注。在各種存在方式和界定認同方式的自主性再想像業已遭到地理、文化、經濟與宗教干預強力阻撓時，原住民政治具有激發這種再想像權利的作用。這種新的政治與倫理無意將非原住民排除在外；它的目的在於將原住民納入體制之內，這個體制已經剝奪了我們生長的土地，有系統地使我們與我們的精神風貌疏離，並且在衛生、教育、政治權力和社經地位方面將我們邊緣化。當我們身處支配性（新）殖民結構所劃定的凝滯地景中，正是這具體的歷史位置與夏威夷原住民認同，提供了我們海象認識論作為一種工具與批判性概念，讓我們在各種強加體制中游移並穿越而過，進而邁向自決性的自我建構。

另有一點必須指出：在我對衝浪旅遊業中特定新殖民意識形態——即隨著當代衝浪遊客的行李被輸入，並強化關於法定權利與非政治性運動之特定知識、故事和理論的意識形態——的分析中，應當理解的是，我身為衝浪者和旅行者實際上也在這個體制內移動。我遊歷過薩摩亞，經常出入衝浪活動和衝浪場所，也消費衝浪產品和圖像。我的討論無意全盤及毫無保留地譴責衝浪產業、衝浪

遊客或衝浪旅遊業。並不是所有衝浪者或機構都是以同樣方式旅行的。移動與交換是自然的現象，也可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當有人為了利益而試圖抹去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自主性，致使該民族的土地與大海變成可欲而且可依衝浪者所設條件而取得的享樂與消費之饗宴，新殖民主義元素就變得活躍起來。此新殖民語境說明了問題關鍵之所在（土地和自決），也說明了何以海象認識論及其以海洋為基礎的知識，是舉足輕重而且必要的。衝浪旅遊業已然將夏威夷人的認同和地方確立為某種靜止的東西，等待被征服、控制與剝削。海象認識論藉由具身性的再想像與再創造，在感覺與思想層次上瓦解那樣的敘事與經濟。

引用書目

- Beckwith, Martha W.. 1970. *Hawaiian Myth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Carter, Paul. 2009. *Dark Writing; Geography, Performance, Desig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Clifford, James. 2001. "Indigenous Articulations," *Contemporary Pacific* 13(2): 468-90.
- D'Arcy, Paul. 2006. *People of the Sea: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History in Ocean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Farber, Thomas. 1994. *On Water*. Hopewell, New Jersey: Ecco.
- Halualani, Rona Tamiko. 2002. *In the Name of Hawaiians: Native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Hau‘ofa, Epeli. 2005. “The Ocean in Us,” in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edited by Anthony Hooper, pp.32-43. Canberra: ANU E.
- . 2008. *We Are the Ocean: Selected Work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 Jolly, Margaret. 2001. “On the Edge? Deserts, Oceans, Islands,” *Contemporary Pacific* 13(2): 417-66.
- Kuoha, Keoni. 2012. Interview by author, phone conversation. Honolulu, Hawai‘i, September 30.
- Teaiwa, Teresia Kieuea. 2005. “Native Thoughts: A Pacific Studies Take on Cultural Studies and Diaspora,” in *Indigenous Diasporas and Dislocations*, edited by Harvey Graham and Thompson Charles D., Jr., pp.15-35. Aldershot, UK: Ashgate.